清史稿/卷4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九十二

清史稿
卷四百九十三
作者：章鈺

卷四百九十四

列傳二百八十

忠義七

張繼庚從弟張繼辛李翼棠等趙振祚趙起

馬善陳克家馬釗臧紓青竇元灝馬三俊張勛吳文謨

吳廷香孫家泰江圖悃程葆彭壽頤陳介眉亓祈年

唐守忠吳山俞焜戴煦張洵鍾世耀孫義

汪士驤錢松毛雝魏謙升金鼎燮巴達蘭布等

包立身王玉文孫文德李貴元等羅正仁陳起書

陳景滄何霖蹇諤趙國澍宋華嵩伯錫爾

張繼庚，字炳垣，江蘇江寧人。父介福，道光六年進士，湖南保靖縣知縣。繼庚少有志節，補諸生，幕遊湖南。咸豐三年，從布政使潘鐸守長沙。圍既解，料賊必東竄，辭歸省母。江寧布政使祁宿藻方籌守禦，稔其才，招與謀。繼庚慮兵不足，增募壯勇，舉諸生李翼棠等統之。明年，賊至，請仿古火城法，於城內開壕積薪，城上築兩牆，為孔以出火器。城下兩旁設牛皮柵，伏精兵以堵賊。時宿藻已卒，總督不能用。二月，城陷，繼庚率眾巷戰，從弟繼辛及李翼棠、侯敦詩等皆死。繼庚赴水不沉，旋陷賊中，為書算。自念死誌已決，欲將有所為，乃以母託戚友，變姓名為葉芝發，陽與賊暱，盡得其虛實。會欽差大臣向榮軍至，因與諸生週葆濂、夏家銑及錢塘人金樹本謀結賊為內應，而使金和、李鈞祥、何師孟出報大營。有張沛澤者，悍賊也，同謀而中悔，首其事，家銑死之，繼庚以偽名免。

九月，復遣人上書向榮，言：「水西門賊所不備，有船可用，太平門近紫金山，越城亦易為力，緣城賊壘皆受約束。」既得報，益結死士　　張士義、劉隆舒、呂萬興、硃碩齡等，以待大軍。書七上，屢約屢爽。城中人情洶洶，事垂洩，繼庚泣謂其友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夜縋入營，痛哭自請師期，諸將皆感動。張國樑欲留之，繼庚不可，歸而大軍復以雨雪不果至。他日繼庚出，遇沛澤於途，唶曰：「此葉芝發也！」執赴賊所，施嚴刑，不為動，徐曰：「我張炳垣，書生耳，焉預他事？沛澤食鴉片，懼我發之，乃誣我耶？」賊搜之，信，遂殺沛澤，繼庚被縶不得出。

明年二月，金和等引官兵易賈人服入城，與諸生賈鍾麟等伏神策門，殺巡更賊，以斧斷木柵，毀其半，賊驚走。亟舉砲，六品軍功田玉梅及敢死士張鴉頭先眾上城，斬守賊十餘人，援賊麕至，玉梅跳免。大索城中，鴉頭被獲，窮詰不得主名，乃益搒掠繼庚，楚毒備至。時廬州知府胡元煒降賊在坐，繼庚躍起謂曰：「若官江南，寧不知江南人孱弱，非老兄弟合謀，誰敢為內應者？」老兄弟，賊中呼楚、粵人之悍勇者也。賊信其言，繼庚索賊官冊一一指，賊輒殺之，橫屍東門者三十四人。賊旋悟，曰：「中汝計矣！」令速殺之。繼庚臨死，色不變，呼天者三，成絕命詞，有云：「拔不去眼中鐵，嘔不盡心頭血，吁嗟窮途窮，空抱烈士烈。殺賊苦無權，罵賊猶有舌。」遂車裂以死。事聞，贈國子監典籍，建專祠，予世職。

張士義，乳名鴉頭，江寧人。故無賴而有肝膽，能急人之急。在賊中與所素狎者醉歌，若無事然。繼庚遣劉隆舒招之，袖短刀二授之，曰：「汝能殺賊，當以功名顯。」士義慨然曰：「我何人，張先生義士乃下交，誓必殺賊，富貴非所望也！」繼庚獄急，趣士

義速圖。眾請於大營，遣田玉梅等八人入城助之。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，士義與劉隆舒、呂長興、硃碩齡等凡五十七人，乘晦登城。遇一賊手紅燈，騰身斫之，擲首城外以為信。复殺賊十餘人，而官軍終不進。乃下斬關，柵堅不可啟，擲火燒之，不燃。柵內賊起，抽矛刺之，環城賊皆起，角嗚嗚然，眾知事不濟，遂遁。明日，賊閉門大索，有沈獸醫者首之，士義等被執，窮其主使。士義叱曰：「欲殺　　則殺，主使不可得也！天下人皆欲殺汝，獨我哉？」遂與隆舒、長興、碩齡俱死。

是時繼庚以諸生舉義，鄉里士慷慨相從者：夏家銑，字季質，江寧人。工詩文。城陷，賊挾充書記，作詩罵賊，賊搜得之。時繼庚內應事泄，賊疑家銑知其謀，拷掠無所承，不知家銑實與聞也。賊誘之曰：「汝有父母妻子，以為質，則釋汝。」家銑時昏憊，遽以母妻對。賊至家，其妻蔡匿母，罵家銑曰：「汝母死且十年，何處得汝母耶？」遂與妻俱被戮死。

同預翻城之舉而未死者：金和，字亞匏，上元人。性兀傲，工詩賦，好聲色。縱酒，飲輒數斗。江寧失守，陷於賊，衣短後衣，與賊兵轟飲相爾汝，因廉得賊情。繼庚為其妻弟，與和通謀。和與賊稔，出入無所問，子身叩向榮軍門，請以身質，家在賊中不顧也。事敗，和以質得脫。有秋蟪吟館集。

孫文川，字澂之，上元人。敏悟，工詩賦。洪秀全據金陵，以計奉母間道出，復入，與繼庚謀翻城應外兵。終日芒鞋手一筐如丐，奔走近賊地，不避風雪。得賊中曲折，具以報官軍，因是屢捷，而翻城事卒無成。嗣習互市案牘，知外人情偽。英人李泰國購輪舶助李鴻章戰，既乃要挾索費，不受中國進止。鴻章聞文川才，薦入都，盡發泰國陰謀，朝廷褫泰國總稅務司職，遣船回國，事得解。以功洊擢知府。著讀雪齋集。

週葆濂，字還之，江寧人。詩才清麗。陷城中，與內應事，謀洩，脫歸。選寶應訓導。著且巢詩存。

汪汝桂，字燕山，上元人。幼負奇力，或勸入伍及應武童試，皆不可。初陷賊中，追者至，手批殺一賊，擲過壕而免。田玉梅入城，汝桂與俱往還。習繪事，畫仕女尤工。

吳復成，字蔚堂，上元人。性慷慨，賈於粵久，咸豐初始歸。賊陷金陵，與人語多不辨，惟復成解之，以是為賊所信。因說賊設機杼，織緞匹，用匠十萬人，文弱陷賊者得以免；又說賊造船運柴薪，賊稱其能。婦嬰緣是遁者又六七千人。既，與繼庚謀內應，事泄，

奔向榮軍，不知重也。及曾國藩欲諜賊虛實，或以復成薦，因蓄髮入賊中，得曲折以告。曾國荃圍金陵，李秀成自蘇州來援，賊掘地道出攻，復成偵得之，報國荃為備，遂大破賊。以功敘縣丞，不就，卒以賈終。

胡恩燮，字煦齋，江寧人。與繼庚謀內應，出入賊中者三十六次。破衣草履，溷跡如丐。往往伏壕內，或潛立橋下堅冰中，屢瀕於危。母陷賊中，以奇計脫之。後以功敘知府。

田玉梅，字鼎臣，四川酉陽州人。入應事起，求敢內成者，吳復成以書抵玉梅，玉梅裹紅巾挺身從復成行。數日，出言賊情如繪，向榮乃信任之。奪門既無成，明日賊殺張士義等百餘人，不得主名，則令領石達開憑帖，無者逮訊。復成領數百紙貽諸同志。玉梅手一紙立通衢，發短言異，見賊往來反詰之，賊竟無知者，乃偕八人者俱出。後以功敘河南同知直隸州，補太康縣知縣。十年，英、法國聯軍犯天津，京師戒嚴，請濟師勤王，大府不許。自帥所部至汝陽沙官橋，為捻匪所阻，憤極死戰，被戕。卹贈太僕寺卿。諸人於是役皆冒死為之，例得附書，以竟事之本末。

趙振祚，字伯厚，江蘇武進人，順天宛平籍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兩遇大考皆前列，二十二年，遷詹事府贊善。咸豐三年，寇陷金陵，蘇、常震動，振祚上書當事，原歸本籍辦團練。奏請，報可，遂歸。集貲置保衛局，募兵購械，仿行保甲，人心以安。常州北門瀕江，焦湖船屢出剽掠，積為民患。振祚乃擇要隘口岸立稽查卡房，並設水師戰艦，嚴備以待，境獲寧輯。六年，賊艚蔽江下，鎮江幾不守，避難者絡繹。振祚固結人心，訓練士卒，率眾詣丹陽，會督師者赴援，圍乃解。賞花翎，加翰林院侍讀銜。

時總督何桂清駐常州，郡人編修趙曾向出其門，振祚素輕之，以是常訐其短於桂清，遇事齮齕。嗣曾向被命佐常州團練，益掣其肘，不得已，請解事，保衛局遂廢。十年，和春軍潰丹陽，常州大警，桂清宵遁，曾向亦舉室渡江而北，於是紳民復請振祚出督團勇。是時兵單糧絕，寇氛日迫，事已不可為，复毅然誓眾固守，並率所練五十人出城招集潰勇。會北鄉石堰土盜蜂起，遂領眾往捕，以眾寡不敵，戰失利，力竭，死之。常州亦旋陷。事聞，贈太僕寺卿，予世職。

同治三年，李鴻章疏稱：「其六世祖尚書趙申喬為康熙時名臣，子姓分居蘇、常。江、浙淪陷，男女死者四十三人，其弟浙江經歷振禋亦死於難。 」得旨，予振祚常州建祠，餘附祀。

振祚忼爽重節介，口素吃，遇不平事，憤懣謾罵，期期不避人，故多遭怨。然好獎借人才，人亦以此多之。善詩、古文詞，精漢學，著有明堂考一卷，文、詩集若干卷。

同族起，道光舉人。同時城守。城陷，命合室婦女自沉園池，遂整衣冠坐廳事。賊至，有識起者，勸令自全，大聲叱賊，引刀自剄。子諸生曾寅以身衛父，刃賊數人，被害。兄子浙江候補知縣祿保，罵賊，死尤烈。

馬善，字遇皋，長洲人，世居蘇垣北鄉。有智略，膂力過人。咸豐十年閏三月，金陵大營潰，總督遁，賊席捲而南。夏四月丁丑，蘇州陷。善先受檄主黃土橋團練，集七圖義勇三千人，朝夕訓練，庀水陸戰守具。聞變，嚴陣以待。明日，賊果至，迎擊金巷橋。又明日，賊大掠八字橋，又趣援之。越四日，賊分兩路至，一出齊門至宜橋，一出閶門至禪定橋。善率勇千人自當宜橋，遣子安瀾率勇數百當禪定橋，先後均有斬獲。賊將竄常熟，夜遣安瀾率千人潛至八字橋，盡括岸側灰窯遺棄磚瓦塞遠近橋下，居民已空，無知者。越數日，賊船至，不得過。城賊約澊關至青黛湖，合宜橋、禪定橋三路並進，善分兵拒之，而自擊青黛湖，失利，賊旋退。已而賊大至，善設伏青黛湖畔，遣弟增及安瀾誘賊入湖，伏發勝之，獲賊船十，俘賊首攀大福，梟其首，賊為奪氣。

偽忠王李秀成憤不得逞，大舉來攻，善盡銳御之，自辰至午，殺傷相當。賊退，團勇歸局午食，賊遽掩至，善率親兵迎戰，手刃騎馬賊三人，傷於胸，猶疾呼殺賊，飛鏃中頭角而踣。安瀾方赴常熟請軍火，馳歸斂之，面色如生。當是時詔舉團練，吳人脆弱，賊至則靡，獨善以能殺賊聞。卹贈知州銜，給世職。安瀾後從巡撫李鴻章軍，鄉導得力，卒復甦州。

陳克家，字子剛，元和人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。少英異，為桐城姚瑩所器重。抗心希古，落落寡合。文章自許北宋，儷體宗六朝，詩學黃庭堅。咸豐三年，挑教職。時金陵為賊據，欽差大臣向榮駐師城外，翼長福興阿聘克家入幕。福遷去，江南提督張國樑复聘之。十年閏三月，國樑檄克家主健勇營事，十五日，賊大至，督弁勇迎戰，兵敗死之。克家之死也，營中大亂，求屍不得。克家祖鶴，熟精明代事，為明紀一書，用通鑑義法，崇禎三年後猶闕，克家續成之，合為十六卷。

馬釗，字遠林，長洲人。與克家同歲舉人。治經學有名。咸豐三年，前江蘇巡撫許乃釗副向榮統兵金陵，釗入許營時，有川、楚兵所帶餘丁，率驍勇，而蘇垣空虛，釗建議募

為一軍，得千餘人，號曰撫勇。粵匪劉麗川反嘉定，土匪周立春繼之，連陷青浦等六縣。向榮檄釗率撫勇卷甲赴之，至青浦，夜半，銜枚薄城，克之，獎內閣中書銜。事定，重赴金陵。十年春，浙江告急，偕總兵熊天喜赴援，复四安鎮、廣德州。奉調馳回，遇賊丹陽，戰白塔灣，中槍死。二人以文士從軍，卒死於陣，吳人稱之。

臧紓青，字牧菴，江蘇宿遷人。道光十一年舉人。自少倜儻好談兵，所交多不羈之士。當英吉利入寇，紓青見武備廢弛，人不知兵，寇至多被殘害，因團練鄉兵，凡萬人。嗣入靖逆將軍幕府，將軍主和，紓青獨主戰，後以和議成，奏獎同知銜，不受，曰：「以和受賞，不亦恥乎？」嘗以邳州知州勒捐案被牽涉，查辦大臣週天爵雪之。

時粵逆陷安慶，據江寧，淮南北捻匪乘釁為亂，聚黨多者至數千人，與粵逆互為聲勢。天爵因疏請紓青練勇剿匪，且聽自成一隊。匪素懾紓青威名，稱之曰「老虎兵」。所至撲滅解散，多原歸附效死者。天爵卒，副都御史袁甲三繼任，亦深倚之。累擢通判，賞四品銜。

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失陷，士民先後乞援於圍廬州提督和春、圍舒城提督秦定三，幾一年，皆不應。甲三時駐兵臨淮，念桐人請救之殷，又欲取安慶以截江路，自請進剿。文宗以臨淮扼南北之要，不許。甲三於是疏請檄紓青剿辦，允之。

時侍郎曾國藩已克復武昌，破田家鎮，順流東下，使提督塔齊布、道員羅澤南進攻廣濟、黃梅。朝廷既允甲三請，復以國藩兵屢捷，於是命紓青速進兵潛、太接應。時和春、秦定三軍皆久無功，詔旨切責　　，令速破賊以圖會剿。紓青又得國藩書相期會，於是疾馳至桐，兩敗賊於大關、呂亭驛，追至城下，時四年十一月六日也。

紓青以舒、廬圍師率離城十餘裡，不斷賊出入餉道，以故久無功。桐之南門通安慶，賊來援則當其衝，遂自率兵勇圍之，而令參將劉玉豹、同知李安中圍東門。時攻城之器未具，城堅不可猝拔。賊既敗於湖北，又懼桐城或破，則與湘軍成夾擊勢，悉力來援。紓青先後迎擊於王林莊、掛車河，皆勝之，追至陶衝驛，擒斬既多，獲械無算。卒以舒、廬軍不予接應，又不急攻城以分賊勢，賊用是得專事援桐。玉豹、安中又性懦，無能當賊，紓青至以「諸君不能戰，不能攻，又不能守，事事須我一人」誚之，弗卹也。

十七日，賊援大至，玉豹、安中卻走，城賊复突出西門焚營。紓青與諸生張勛殊死戰，殺三百餘賊，以後無繼者，賊伏遽起，紓青胸面間中二十餘創，死焉。紓青既死，賊復

得志，武昌再陷。

紓青治兵有紀律，初，賊以土匪目官兵以惑民聽，至是一洗此恥。桐城破後，凡先以助餉團練，賊皆甘心焉。民以紓青來，秋毫無犯，雖被禍，無不感泣思之。事聞，賜三品卿銜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後有竇元灝。

元灝，邳州人，咸豐元年舉人，援例為員外郎，分刑部。八年，捻賊大熾，竄徐州，邳當其衝，元灝集鄉團，先後偕知州畢培貞、周力城，都司濮楓等堵剿，擊斬甚多。十年，州城被圍，守禦四晝夜，城賴以全。賊結幅匪大舉，由蘭、郯渡河，元灝與參將於殿甲合剿，被圍，力竭死。贈太僕寺卿銜，賞世職。

馬三俊，字命之，　　桐城人。祖宗璉，父瑞辰，皆進士，以經學顯名。三俊能世其家，顧屢困鄉舉。咸豐元年，以優行第一貢太學，又舉孝廉方正制科。三年，安慶失守，桐人恟懼，知縣遁去，奸民蜂起。官兵往來境上，亦乘亂為患。獨縣學生張勛誓死不避，三俊亦急起而坐鎮之，擒斬為首者十數人。又偕勳立法，勸富家給散貧者，亂稍定。

賊既陷安慶，盡趨江寧，諸統帥皆遠避，置安慶、蕪湖不堵截。三俊知賊之必回竄也，日夜在明倫堂訓練鄉兵，又時與勳往四鄉聯合團眾。於是桐城練勇，名聞江南北。賊犯太湖，與勳揚兵堵境上，賊莫測虛實，莫敢逼。已而賊攻江西，不克，回據安慶，修守備，桐人大恐。巡撫李嘉瑞駐廬州，前按察使張熙宇駐集賢關，皆畏安慶不敢至。

三俊上書巡撫，其略謂：「制寇之道，必能攻而後可守；守御之策，必先據要害而後可保城池。全州不守，禍及湖南；岳州不守，禍及武昌；小孤不守，禍及安慶；安慶不守，然後禍及江寧、鎮江、揚州、大江南北。此明驗也。自粵西起事以來，賊之所破，多不守而破，非因守而破也；賊之所敗，多不戰而敗，非力戰而敗也。觀桂林、長沙、南昌、開封四省城，苟能死守，賊未有陷之者。六合小邑，殺賊數千，而賊不敢至。江浦、含山、許州皆以守而得全，不大可見乎？今江北全勢完固，虛實未為賊覺，而安慶之賊，又皆江西殘敗之餘，且未齊集。望於此時迅速進攻，而分兵守桐，以為接應。如安慶不利，當可退守桐城，以為舒、廬之障。此機一失，賊或竄桐、舒，以入廬州，則與北匪勾結，河南北東西、畿輔之地危矣。」巡撫韙其言，遣總兵恆興與熙宇合軍堵剿，實不前進。

十月，賊大至，熙宇、恆興兵皆卻走，三俊獨與勳率鄉團數百人拒之，不利。賊遂道桐

城以入舒城，陷廬州，渡河而北，蔓延千里，皆如三俊所料。城陷時，三俊父被執不屈死。三俊以不孝不忠自責，誓復仇報國。

四年夏，與前任桐城知縣成福、六安參將慶麟，招集義勇於霍山，請助官軍殺賊，且言「事成不邀功賞，事敗則以身死之」。於是上三路進兵策，而自任桐城一路。先頓兵中梅河以俟，而提督秦定三軍之圖舒城者，延期不進。三俊既孤軍深入，恥不肯退。至周瑜城，援絕餉匱，奸民構賊夜襲營，力戰死之。

勳，字小嵩，與三俊同縣人。家貧，好倡舉義行。嘗搜羅桐城節孝貞烈婦女二千餘人無力上聞者，匯請旌表，著總旌錄四卷。桐城既破，三俊起義兵霍山，與之定計，即往見秦定三，以急擊舒城，與襲桐之師相應說之，定三不應，事遂敗。嗣聞紓青統兵至桐，往六安迎之，謂紓青曰：「桐近日賊勢與前不類，兵單援寡，難操勝算。不如先助攻舒，舒破，與秦軍合，事乃有濟。」又數以書勸定三，卒不應，紓青亦不肯往。十一月十七日，遂隨紓青督戰，死之。隨死者有吳文謨。

文謨，字翼甫，亦同縣人。年少負氣，與三俊子復震為友。三俊死，文謨不告其子，獨冒險往獲其屍。勳重其人，遂隨勳奔走，請兵不倦，殉節時年二十有一。

吳廷香，字奉璋，廬江人。敏博沈毅，與桐城戴鈞衡、馬三俊友，以文章風節相砥礪。以優貢生舉咸豐初元孝廉方正。上書論時事，有國士之目。三年，粵賊東下，陷安慶，廬江土寇應之，駸駸迫城下。邑團練鄉兵推廷香為督，擊寇，擒其渠，斬之，盡破其黨。

尋，粵賊棄安慶去，長驅薄金陵，踞其城。是年夏，復遣悍酋沿江西犯，再陷安慶，皖北震動。廷香复倡義募鄉勇六百人，自率之守梅山黃姑閘，遏江路。時賊張甚，官吏兵民所在迸散。賊自桐城北擾，舒、巢、無為相繼淪沒，獨廬江賴廷香固扼得全。十一月，廬州陷，巡撫江忠源死之，官軍、團練望風逃潰。十二月，廬江亦不守。廷香時在防次，扼腕慷慨，誓必得當以報國。

四年二月，提督和春敗賊於廬州；七月，提督秦定三大捷於舒城；舟師復自海道入扼東西梁山，斷賊歸路。賊悉眾北趨，諸州縣守賊少，曾國藩复率大軍下武昌。廷香聞則奮然起，言於眾，謂：「誠以此時出賊不意复邑城，益與江上、下諸路軍相應，合謀以圖皖中，賊可殲也。」乃召募三千人，與外委熊允升將之趨縣門，兼密約舊時勇目居城中者為內應。八月，大破守賊，賊渠任大剛走，追斬之，遂復廬江。大江東、西以鄉兵敗

賊克城，蓋自廷香始。

既，賊知廬江無援，合安慶、桐城諸路來攻，廷香出擊，屢有斬獲，而賊聚益眾，江中賊亦逼城下。廷香豫乞救廬、舒大營，久未報。及賊大至，何桂珍檄蔡萼、沈承貽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，至邑，則縱兵大掠，遇賊反走，賊益焚四野，火光燭天。廷香夜登陴，望救不至，拊膺泣曰：「吾志清逆亂，不克，而重禍鄉里。勢窮援絕，來者非人。吾死此，分耳，亂將若之何？」數日，糧竭，萼、承貽引遁，城遂再陷。廷香率死士巷戰，自午夜至黎明，從者僅三人，力盡死之，允升同及於難。

初，廷香將倡義，或危其事，尼之。廷香從容曰：「如若言，亂將誰拯耶？」其人悚然退。及事急，將自裁，或奪　　刀掖之行，廷香抗聲曰：「复城守城，雖非吾責，吾義也。城危而走，義何居焉？出郭一步，非死所也！」比戰歿，邑人求得其屍，藁葬之。詔建專祠廬江，予世職。子長慶繼其志，累官至提督，以功顯。

孫家泰，字引恬，壽州人。大父有善行，仁宗嘗書「盛世醇良」四字顏其門。家泰生有殊稟，嬉戲異群兒。每出語，長老驚若成人。未冠，補諸生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入貲為員外郎，分刑部廣西司，治牘明決，為上官所器。咸豐三年，粵寇竄擾江、皖，工部侍郎呂賢基奉命回籍督辦團練，請以家泰從。時皖南北郡邑相繼不守，官吏望風避走，群盜蜂起。定遠陸遐齡倡亂據城，道路梗塞。朝命再起週天爵為安徽巡撫，天爵就詢策略，家泰密為擘畫，數旬之間，遐齡父子就擒，脅從解散，餘盜斂跡，壽春兵以驍勇聞。

軍興，徵調四出，留鎮者少，又乏食，巡撫檄家泰勸捐募兵為固圍計。壽故繁庶，富家大賈務厚藏，鮮遠識，無應者。家泰則盡貨其貲產以濟用，所募皆敢死士。明賞罰，嚴簡練，一軍肅然。廬、鳳、潁、六安諸寇憚其強，不敢窺。尋，天爵卒於潁州，舒城再陷，呂賢基死之。家泰失所隸，勢遂孤。尋為人所構，吏議落職。家泰語人曰：「時事糜爛，守土之吏，畏賊如虎狼，而視民如魚肉，是驅良入於暴也，吾無死所矣！」自是杜門家居，口不言兵事。既毀家佐軍，貧甚，菽水養親，晏如也。

既，賊氛益熾，諸州縣團練，多陰附賊，而鳳臺苗沛霖所部尤橫桀不可製。初，沛霖為諸生，請於知州金光箸欲練鄉團，而自為練總，光箸不之許。沛霖遂聚群不逞為亂，鄰邑豪猾多歸之。官軍畏其眾，遣人招撫，授以官，為羈縻計。數年累薦至川北道，加布政使銜。沛霖不奉命，南據正陽關，北扼下蔡，繼襲懷遠，陷之，號稱苗練，駸駸逼壽州。壽人恟懼，謀聚保，眾議非家泰莫屬，辭不獲，強起。號召部曲，上書軍帥，力主

剿，未報。

沛霖遣諜入壽州，家泰殺之，沛霖益怒，盡發其黨來攻，守者恐不敵。忌家泰者，乃倡言獻家泰與其副蒙時中於賊，以紓壽禍。有司迫行，眾大譁，將以力抗。家泰夷然曰：「吾昔募健兒刺苗逆悍將，今又戮其諜，欲甘心者我也。守土非其人，順逆不明至此，事之不濟，天也。吾身許國矣，吾死而城安，其又奚卹？」遂仰藥死。既歿，按察使張學醇复縛時中付賊寨，並遇害。是年九月，沛霖卒陷壽州，家泰家屬被執，不屈，皆死之。

同治二年，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師至，沛霖敗死，壽州平。聞家泰一門死事狀於朝，詔贈四品卿，照陣亡例賜卹，建祠壽州。父贈祖，弟家彥、家德，子傳洙，咸卹贈有差。

江圖悃，字汝華，旌德人。富膽略。經商，寓舒城。侍郎呂賢基辦團勦賊，過舒城，與圖悃一見相契，特命帶鄉團，扼守舒城衝要，賊不敢過。三年十月，桐城被　　陷，乘勝至舒城，賢基戰不利，死之。圖悃猶力戰，狂呼殺賊。久之，賊至益眾，援兵不至，歿於陣。圖悃前以助餉贈知府，至是歿，舒人義之，相與私謚曰仁惠。宣統初，補謚莊潔。

程葆，歙縣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以主事分工部。咸豐二年六月，外授廣東肇慶府知府。時粵匪黨集皖境，謀犯浙江，葆赴任，道經杭州，巡撫何桂清奏令回籍治鄉團助剿。五年，賊陷休寧，葆率民團出境援，與官軍會擊於東、南二門，斃賊目，賊驚退入城。諸軍連夜進攻，賊由西門遁，遂拔休寧，乘勝克復石埭。自是葆益激勵鄉團，屢助官軍勦賊，徽郡肅清。旋檄赴杭助守，城陷，死之。

彭壽頤，字子文，江西萬載人。道光二十九年舉人。咸豐四年，粵匪連破江西郡縣，知縣李皓棄城遁，壽頤率團練禦賊，追剿上高、新昌，皆捷。以籌餉忤李皓，皓袒奸民，壽頤揭前棄城事。巡撫陳啟邁夙諱賊，恐上聞，以蜚語誣捕壽頤，欲致死滅口。欽差大臣曾國藩奏言：「數年以來，諭旨諄諄，飭行團練，多無實效。惟湖南平江縣、江西義寧州以本地捐款練本地壯丁，屢殲悍黨，為賊深畏。四年，義寧之捷，巡撫陳啟邁冒功濫保，遍私親暱，人心解體，團練遂散。賊再攻州，抵拒經月，省兵竟無援救，城陷，屠民數万。向使練丁尚存，何致慘禍如此？五年，饒州、廣信之失，鄱陽、興安之失，陳啟邁通融入奏，寬減處分。萬載之失，知縣李皓有避賊重咎，舉人彭壽頤有勦賊殊功，奸民彭三才有餽賊實據，陳啟邁竟袒庇屬僚，架誣團練義士。餽賊不斥，避賊不劾，獨

於勦賊者，目為豺狼，指為逆黨。臬司惲光宸，逢迎喜怒，褫革逮拘，酷暑重刑，百端凌虐。臣以壽頤才識卓越深沉，疊商留營效用，陳啟邁堅僻不悟，釀成冤獄。義寧之團，以保舉不公毀於前；萬載之團，又以訟獄顛倒毀於繼。人心何由固結？大局恐致貽誤。」奉諭：「陳啟邁革職，惲光宸交新任巡撫文俊查辦。」壽頤早以刑斃矣。南昌梅啟照嘗云：「國藩雅度無怒容，惟於壽頤逮獄，深為憤痛。」七年，劉長佑敗，新喻、袁州三縣民率丁壯助軍，軍复振，世益以此思壽頤。

陳介眉，山東濰縣人。道光十八年拔貢生，朝考用知縣，發江蘇，署宿遷、鹽城等縣，擢通州知州。屢獲海洋巨盜，擢知府，授河南歸德府知府。咸豐三年，捻匪竄虞城之楊家集，介眉督兵追殲三百餘，生擒二百餘。粵賊陷歸德，褫職回籍。十一年，捻匪竄山東，抵濰縣，介眉迎剿，與候選訓導陳威鳳、武舉譚占元等，均力竭陣亡。復原官，卹贈太僕寺卿銜，賞世職，建專祠，並祀威鳳、占元及同日陣亡之武生千總銜陳執蒲等。

同縣人亓祈年，道光五年舉人，截取知縣。捻匪熾，祈年治西鄉團練，匪竄縣境，祈年登圩固守。圩破，率眾巷戰，力竭被縛，罵賊不屈死，侄文豐等同時陣亡。卹贈道銜，賞世職，建專祠，文豐等附。唐守忠，鉅野人。咸豐初，為平陽屯々官。四年，粵賊陷鉅野，土匪竊發，守忠聞警馳歸，遭匪劫，僅以身免。與鄉人生員張桂梯、職員姚鴻傑等議舉團練，為守衛計。旬日集義勇五千餘人，分三隊，捕斬土匪數十名，賊遂遁，嘉祥、鉅野間悉平。土匪懼，以所劫物　展轉還守忠，並乞隨團勦賊，誓不為亂，守忠察其誠，納之。時年飢人乏食，守忠使子錫齡偕張桂梯各村勸捐助賑，富出貲，貧出丁，括計餘糧，計月分給，謂之均糧，而團練之勢愈固。曹州、濟寧兩屬鄉團來附，賊不得逞，去。

五年，河決銅瓦廂，鄆城、鉅野、嘉祥等縣當其衝，守忠聞豐工黃水下游淤涸成灘，官出示招墾，因率災民數万人南下認種。仿屯田法，以教諭王孚、千總唐振海等分領之，名曰湖團，亙二百餘裡，濬溝築圩，編保甲，嚴守望。徐州、蕭、碭、豐、沛等縣人聞賊警，則相率投避，得免於難者數年。

八年，捻匪來犯，守忠率團遮擊，擒賊樊三、丁豹等斬之，敘功給五品頂戴。十年，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令守忠隨官軍助剿，敗賊大劉莊。同治元年，捐助軍餉，又捐已墾熟田為魚台書院經費。二年，白蓮池教匪由滕縣偷渡湖西，守忠截擊，生擒賊目陳周等多名，餘匪悉遁。

四年九月，捻匪張總愚、任柱等悉眾來攻，守忠集丁堵禦，一再請援兵不至，力戰六日，眾寡不敵，死之。方守忠被圍，賊數使招降，守忠誓死拒之。及戰敗，與族叔千總振海、子生員錫彤同被執。賊舁至銅山袁家廟，多方脅之降，守忠罵不絕口，遂並見害。江督曾國藩疏請優恤，建祠立傳，從之，贈道銜。子錫彤，照四品以下陣亡例議卹，給世職。尋在沛縣捐建專祠。

吳山，字岩青，河南光山人。生三日喪父，母周守節撫孤，家極貧，紡績供山讀書。道光二十五年，舉於鄉，會試不第，留京三載，與袁保恆、裴季芳相切磋，聲譽日起。時光山有匪患，山以寡母在堂，二子尚幼，又無期功強近之親，就揀選知縣職，倉卒歸。

先是，邑民郭三，兇黠。兄弟七人，郭五、郭六尤悍。郭三充縣皁役，滿佈黨與。知縣水安瀾恇懦，為郭三等挾制，無所不至。彼時有「郭滿城」之謠。郭三充臥龍臺鄉保，倡首為匪，向四楞子、曾傳佐等，皆領桿頭目，肆行劫掠，並至各鄉按畝加糧供食，並勾通亳、壽各州各匪，謀殺官起事。山有鄉望，眾舉為團首，倡辦團練，地方恃以安，而郭三忌之。

咸豐四年四月，郭三糾眾突至小向店派糧，山拒而不納，尋，集鄉團與之抗。匪巢臥龍台，距小向家集僅十二里，郭三揚言非殺山不可。或有勸山走避者，山曰：「我所以觸匪怒者，原以抗匪派糧，若臨難而逃，任匪所為，則初志謂何？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。」遂挺身督鄉團與戰，眾寡不敵，被擒，山罵不絕口，匪怒戕之。後俞御史劉毓楠奏建專祠。

俞焜，字昆上，浙江錢塘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十三年，遷御史，奏請申明律義，以正倫紀，略言：「律載'弟妹毆同胞兄姊死者皆斬'。注云：'毆死期親尊長，若分首從，則倫常斁矣。'此古今定律，所以維名教也。其聽從尊長，毆死以次期親尊長之犯，向律擬斬，定案時夾簽聲請，疊經改為斬監候，歸入服制情實。自道光三年御史萬方雍奏，將聽從尊長，毆死以次期親尊長，下手傷輕之卑幼，均科傷罪。刑部定為條例，至今沿之。因思例從律出，例因時變通，律一成不易。致死尊長，豈得仍論傷之重輕？今以勉從尊長，下手傷輕，止科傷罪，則與'死者皆斬'之律未符。此例既百無一抵，何以肅典　　刑而正人心？請仍遵不分首從本律，夾簽聲請，以昭平允。」下部議行。

十七年，授河南彰德府知府，以東河大工勞最，用道員，擢永定河道。調衡永郴桂道，

緣事降調。咸豐九年，督辦團練，操防勤奮，復道銜。十年，粵賊亂熾，焜商遣駐防軍守獨松關，李秀成犯杭，焜與侍郎戴熙登陴拒守二十餘日。城陷，巡撫羅遵殿殉之。焜憑柵堵禦，與滿城犄角，復相持五日。彈盡，柵毀，賊眾，焜猶手刃數賊，矛洞胸，歿於陣。明日，張玉良援師入，將軍瑞昌會擊，賊卻而焜已死。論者謂滿城之存，焜有力焉。賜謚文節，建專祠。同殉之繼室陳氏，女蘊祺、蘊璿附祀。

同縣戴煦，字鄂士。增貢生。候選訓導。精算術。西人艾約瑟見煦所著求表捷術，心折之。又工畫，神似倪迂，評者謂出乃兄熙上。熙既投水殉節，聞之歎曰：「吾兄得死所矣！」亦投井死。著有莊子順文，陶靖節集註，四元玉鑑細草，對數簡法諸書。熙自有傳。

張洵，字肖眉，錢塘人。咸豐二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命在上書房行走，文淵閣校理。十年，粵匪由安徽竄浙江，杭州省城被圍，巡撫羅遵殿奏入，洵請假省親。上召見，垂詢浙省軍情。洵抵浙江，杭州失而旋复。先是洵母談氏，因賊逼杭城，率洵妻施氏，洵子惇典、從典、敘典、念典，女喜姑闔門赴水，被救得不死。施氏即命惇典、念典等護其姑出城。賊至，施氏遣喜姑先投井死，自率敘典躍池中殉焉。杭州將軍瑞昌以聞，上嘉施氏孝義兼全，下部旌卹。

尋，洵母自以老需人侍奉，為洵繼娶勞氏。未幾，丁母憂，洵省城無房產，僦居於仁和縣之永泰鎮。十一年，賊大股复犯浙江，餘杭、蕭山相繼失陷，省城被圍。洵念受恩至重，不忍坐視，乃自永泰鎮挈眷赴省，與官紳籌守禦；並謀諸巡撫王有齡，會合駐防兵，力通江路。顧賊勢張甚，圍城兩月餘，城陷，洵與勞氏、惇典、從典、念典皆死之。洵兄濂之妻李氏及女九姑，亦先後殉焉。

方城之垂陷也，洵聞警，即索衣冠北向叩頭畢，賦詩三絕，有「白雲堆裡吾將去，前輩風流有戴公」之句。書竟，授僕張昇，遂投井死。同治元年，太常寺卿許彭壽以聞，以「一門六口，同時殉難，實屬深明大義，忠烈可嘉」褒之。八年，國子監司業孫詒經復請加恩予謚建祠，允之，謚文節。

鍾世耀，字嘯溪，仁和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，授兵部主事。移疾歸，負鄉望，城再陷，賊將授以偽官，絕粒殉節。

孫義，字樸堂，錢塘人。道光九年進士，官福建仙遊縣知縣，有循聲。告歸後，課徒自

給，同時殉難。

汪士驤，字鐵樵，錢塘人。襲世職，授杭州營千總。擅詩名，工篆隸，晚年作小楷尤精。咸豐十一年，賊再至，先以年老休致，居危城中，神色自若，日以忠義訓家人。賦詩有「我死家人生，辱家即辱我」等語。城破，全家皆躍水死。

錢松，字叔蓋，錢塘人。嗜金石篆刻，有文譽。賊初陷杭垣，先期具藥汁，誓死。家傍清波門，賊從此入，遂與家人同仰藥，麾侍者還其室，曰：「今日得死所，而男女顛僕一室可乎？」語定而絕。

毛雝，字西堂，錢塘人。諸生。事親孝。年十三，能作大字。工書，得潤筆盡給貧乏。督辦東北隅團練，城再陷，自縊死。

魏謙升，字滋伯，仁和人。九歲能文，弱冠后雄長壇坫。尤工書。以廩貢生選仙居縣訓導，不就。家居西馬塍，以著述自娛，垂五十年，有書三味齋稿。賊自湖州逼省城，家當其衝，或諷宜移居避之，不應。賊火其廬，乃挈妻子走靈隱山中。賊退，僑寓城中，嘯歌不輟，自號無無居士。城再陷，謙升方老病，驅至萬安橋下死，妻周氏同時殉節。週能書，世以鷗波夫婦擬之。

金鼎燮，字承高，秀水人。諸生。咸豐季年，署臨安訓導兼教諭。以事詣省城，寇至，圍久，糧絕，至煮篋上革以食。城破，雜難民中出，至臨安，率鄉團禦寇，死之。

庚辛之役，省城再陷，杭人殉難者至眾，而旗營死事尤烈。其著者：協領巴圖蘭布等守花市營門，佐領德克登額、佛爾國納、德勒蘇等守錢塘門，呼松額、格勒蘇、印福等督隊出湧金門，皆迎戰，奮刀殺賊，先後陣亡。又協領賽沙畚、連生等，佐領薩音納、伊勒哈春等，防禦貴祥、明阿納等，驍騎校志善、佛爾奇納等，文職如知府伊麗亨等，武職千總安忻保等，皆陣亡。合營縱火自焚，男婦死者八千餘人。

包立身，諸暨人。家五十八都之包村，世業農。性樸魯，裡黨莫之重。咸豐十年，忽能言休咎，多奇中。節食茹素，夜則結跏趺坐。時賊氛漸偪，人懷憂懼，爭奔詢，立身惟以行善為勗。人疑信參半，不知其嫺武略也。

十一年九月，賊陷紹興府，他賊復自金華來，諸暨亦陷。於是首倡義旗，從者響應。村

踞山，三面皆水田，惟一路由塍埒達村。賊焚掠至其地，立身以靜待動，入者輒為所斃。避賊者麕投之，棲止無隙地。乃益選壯勇成勁旅，賊來攻，數不勝。立身不出村勦賊，賊至則戰，戰則身先，當其鋒立踣。眾見賊易擊，雖文弱者亦揮戈從事，間諜入村者，罔弗獲。無事則焚香默坐，有所指揮，從之必勝，遠近驚以為神。賊憚甚，使素稔立身者招降，立斬之。乃悉糾數郡悍黨，更番進攻，而往者輒衄。群賊聞調攻包村，如就死地。相持八九月，大小數十戰，斃賊十餘萬，精銳強半盡。

賊目有周姓者，眇而通形家言，乃週覽村外，悉其川源山脈。會旱，溪流弱，賊壅其上流，遂無涓滴。村外井水，賊舉腐屍填之，出汲，則先以火器越井而陣，後人出屍乃得汲，腥穢不可飲，然且難得。人眾食寡，賊又四面斷糧道，不得達，賊遂索戰無已時。每合陣，所損相當，勢不能久持，終無一人言降者。賊遂陰穿隧道而以金鼓聲亂之，立身不之省。

七月朔日，賊穴隧道自村社廟出，即縱火焚廟，眾出不意，大亂。賊遇人即殺，未遇賊者亦倉皇圖盡。立身見事敗，與其妹鳳英率親軍數千人死戰，潰圍出，至馬面山。賊躡之，圍數匝，鏖戰不得脫，中砲死。鳳英亦力竭自刎死，全家皆遇害，從者亦無一得脫。合村死者，蓋六十餘萬人。

王玉文，字緯堂，金華人。性強毅，好談經濟。道光二年舉人。咸豐四年，授於潛教諭。會粵寇據金陵，數上書當道論兵事，指陳兩浙形勢甚悉。既而浙壤告警，奉檄領兵守天目山，又令塹於潛、臨安山谷，防賊闌入。既至，躬自履視，得某關廢阯，實為要隘，因建言修之。初偕昌化教諭高文祿行團練，於潛令素與玉文忤，多方撓之。及是議築關，益譁然以為多事，而玉文銳於自任，不之顧。

十年，賊陷杭州，玉文將百人扼關，欲乘賊歸擊其惰，文祿力讚之。於是昌化、臨安、新城及本境山氓，咸持梃原受節度，官紳交阻之，事遂寢。玉文恚甚，乞病歸，甫束裝，聞寇至，歎曰：「臨難而去，非夫也！」乃輟行。適援軍至，玉文戒以守關毋出，不聽，戰五晝夜，眾寡不敵，棄關走。賊入城，官皆遁，有門下士偕二輿夫、一擔者來迎，玉文堅不去，迎者旋散。乃朝服挾刃坐，一賊當先入，格殺之，即舉火自焚。遺書付其子曰：「天熱，吾清白之體，不可俾鬱蒸，有鹽硝，舉以自化，汝曹毋過悲痛也！」寇退，得其屍池水中，朝服熸去，跣一足，眾哭殮之。以其先有告病牒，大吏不以殉難聞，士民咸以為冤。

孫文德，嘉善人。咸豐十年，年八歲，賊陷嘉善，家人攜出城，遇賊，相失，獨至村舍。薄暮，十餘賊入舍就炊，將休矣，文德潛乞砒毒於賣藥人何桂生，密啟釜置之。飯熟，賊方飢，食之，斃九人。二人未食，大駭，考掠文德，奮身大罵，賊殺之。

李貴元，字祥枝，永康人。事母孝，以強有力聞。賊至，年已八十，乃出其大鐵鐧擊賊。賊懼不敢動，貴元從容登樓。及群賊擁至，貴元遂遇害。越日，其子求遺骸以出，賊亦不之罪也。時錢塘汪玉璋、義烏金士玉、長興副貢生王泰東，均年逾八十，先後預於難。

富陽瞽者陳小福，避山中，從賊者識其神卜也，囚之。官兵攻急，賊勢蹙，乃命之卜。小福曰：「若輩必盡死，無遺類，何卜為？」賊怒，剜其目，磔之。

皮匠某，逸其姓名。十一年，圍急，閩兵絕糧，不欲戰，巡撫王有齡登陴泣。匠忽手百金至，叩首曰：「小人勸苦，蓄得百五十金，今留五十金自贍，餘請助餉。」有齡為榜示轅門示勸。城陷，匠自經死。

羅正仁，湖南郴州人。諸生。咸豐三年，土匪蜂起，三月十四日夜半，突有賊數百人攻入城，戕知州胡禮箴。正仁急起，倡辦團練，獲賊二十餘人，殺之。由是各處效法，不數日，諸匪咸撲滅，餘黨恨正仁刺骨。會粵匪陷州城，土寇與合，正仁复率團要擊之。賊懸賞購正仁，正仁走避。久之，聞母病，歸，賊偵知。一日昧爽，突有賊三人至其家，正仁猝無所備，乃率二子舂官等御之。俄賊眾奔至，眾寡莫敵，遇害。二子亦受重創，佯死得免。後舂官痛父，更集團，日以剿匪為事。五年，城再陷，率團復攻之，每戰奮不顧身，多斬馘，為鄉里所倚庇。

同州人陳起書，字通甫，幼從兄起詩講求經世學，由附貢生候選訓導。道光十三年，逆瑤趙金龍叛，起書條陳禦瑤策，知州姚華佐多采用之，州城得無患。金田賊起，起書謂西粵一隅地，賊不能久居，必竄楚。竄楚，則大軍必扼衡州，郴、桂將首受禍。遂畫守御之計，州牧不能用。乃糾同志自集團丁於觀音寨、大頭隴，並築堡、修牆為堅壁計。無何，賊果至，聞州境有備，遂引去。時土寇邱倡道煽亂，擾及閭里，上官檄官軍剿之，不獲。起書命次子善墀、戚張樹榮依計誘擒之，並獲賊渠黃中鳳，事平。咸豐五年四月，廣東賊何祿寇宜章，五月，州城陷。起書率團練扼北鄉，賊不敢犯。有東鄉戚黨招起書為畫守禦策，祿適湘鄉王珍率師由衡州來援，乃命善墀迎師，自往東鄉，行抵塘溪，擬聯絡瑤嶺鄉民以拒之。而土匪咸通賊，偵其往，中道要劫之，遂被執。群賊久耳起書名，擁於坐，宛轉誘降，起書罵不絕口，抵死不降，賊遂計議俟何祿至，乃縛其手，日夜環

守之。起書於八月七日絕粒，死之。

陳景滄，字少海，龍陽人。父永皓，直隸長垣知縣，有聲於時。景滄幼凝重，守道義，留心經世之務。以咸豐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。粵亂作，湖北巡撫胡林翼治楚軍備賊，徵闢賢俊，以景滄佐軍事。積功保知府，命籌餉岳、澧。景滄剔除宿弊，事集而民不擾，嘗曰：「籌餉病民，已非善政；若更貪其利，是官民交病，吾不為也！」不數年，以親老辭歸里，閉戶山中，侍養之餘，以讀書為樂。同治六年，閩浙總督左宗棠調往福建，湖南巡撫劉琨亦強起景滄，景滄咸謝不赴。八年，丁父憂，哀毀廬墓，益遠人事。

初，軍興，募民為勇，越境擊賊，湖南尤盛。暨賊平，勇散歸，不事生業，相率入哥老會。哥老會者，起四川，異姓相約為昆弟，同禍福，結盟立會，千里相應。其盟長之大者，輒擁眾數千人，橫行郡邑，吏莫敢詰，良懦憚之，則入會求庇。入者既眾，勢乃益厚，流行湘、楚間。初但為奸盜，均其財，繼焚掠村市，抗官兵，窺城邑。長沙、衡州諸屬，屢撲屢熾。十年，益陽何春台，龍陽劉鳳儀、劉繼漢等，率會眾為亂，聚縣西安化山中，距景滄家十餘裡。景滄聞變急，密告巡撫，巡撫檄益陽、龍陽兩縣往捕，會眾方傳檄諸州縣黨人，約同時發難。未至期，捕者適至，遂先舉事，犯益陽。途中值景滄，執之，景滄責以大義，數其罪。被數刃，罵不絕口，賊群斫之。長子克耘、次子克權從行，以身障景滄，並及於難。

景滄長身玉立，恂恂孝友。與人交，訥然若不出口，至論古今忠孝及國政得失，輒慷慨流涕，義形於色。事聞，贈道員，給世職。

何霖，字雨人，廣西興安人。少讀書，以諸生食廩餼。抗志高尚，不屑屑治章句。性沈毅，有膽略。咸豐三年，興安盜王苟滿、趙廷蘭等作亂，陷縣城，囚官吏。霖聞變，匿老弱，自與族弟進賢急詣省求援，中道遇賊，為所劫。霖詭辭脫進賢，入見賊酋，賊素重霖，以上賓禮之。霖謬為甘言，飲啖自若。酒酣，因說賊酋曰：「君等舉大事，宜先收人望，蔣方第諸人，邑之豪俊，原假良馬利劍為君輩致之，非常之業可圖也！」賊喜，如約。霖遂以方第等六人至，留賊中，賊信不疑。霖陰謀方第間賊黨，將乘間舉事，會官軍擊賊靈川，屢勝，賊分兵攻金州亦敗，眾稍稍引散。霖遁歸，偕方第一夜集鄉兵，盡縛北鄉諸賊。分守要害，號召鄰鄉團眾，分三路攻城。賊不為備，遂復興安，擒苟滿等。官軍至，獻捷，主兵者攘其功，賞不及霖。益與方第倡言興團練，立規約，厚佽給，人樂為用。賊黨謀再舉，憚霖不敢發。

四年，恭城賊陷灌陽，霖率興安團屯邊隘，賊不得逞。相持數月，樂平賊自別道來援，霖與方第議增丁壯，移營前進，遏其鋒。十一月，次茗田，賊以大隊從大風坳出犯霖壘。所部祗五百人，續調者未至，霖麾眾迎擊，奮鬥竟日，力竭戰死。方第暨其兄子二人並歿於陣。賊再入興安，焚霖廬舍，盡殺其家人，霖父挈孫走臨桂，得免。事平，興安民思其功，建祠祀之。

蹇諤，字一士，貴州遵義人。道光二十六年舉人。咸豐三年，大挑得教職。明年，諤還自京，適桐梓教匪楊龍喜作亂，長驅出婁山關，逼遵義。知府硃右曾要擊，敗還。賊遂以八月十六日圍城，營郭外雷台山。是時黔中治平久，民老死不見兵革，初遭寇亂，眾洶洶欲潰。獨諤力言賊可擊，於是人心稍定。久之，官兵漸集，而賊亦日附。諤謁提督趙萬春、布政使炳綱於螺螄堰，陳利害，請由石盤扼賊糧，拊其背，自領兵練四百人營馬家河，复募二百人益之，屢戰皆捷。

賊酋李七王者尤獷悍，以千餘人入貴陽大道，踞龍坪水口寺，諤率所部圍攻，盡殲之。七王自焚死，賊氣奪。十二月，官兵破東路櫻桃丫，賊憑險拒戰，不即克，諤以兵從中坪繚其後，大破之，乘勝進克羊耳丫。賊退屯金錢山，引渠灌田，計死守。諤令健卒負草涉凍薄而焚之，於是官兵攻雷台益急，蜀兵亦進复桐梓，龍喜蹙，遂焚巢夜遁。

五年冬，龍喜餘黨鄒長保再叛，圍桐梓七晝夜，並據婁山關以遏遵援。諤复集兵練千餘名，攻奪婁山，解其圍。期必滅賊，屢深入至寺岡。寺岡，賊巢所在，危峰攢刺，往往雲霧，不見天日。諤勒兵直上，以身先之，猝遇伏，前鋒為所敗，諤親率卒二十人搏戰。賊眾麕至，矢石交下，諤力竭死之。隨行之王世洪、曾名標亦奮鬥死，時咸豐四年十一月十日也。卹道銜，給世職，立專祠。

趙國澍，貴州貴陽人。咸豐三年，黔中土匪起，國澍方為諸生，居青岩。其地扼定番、廣順之衝，為貴陽屏蔽。乃散家財，倡團練，城青岩自守，隨官軍四出勦賊。十年，粵酋石達開竄貴州，陷廣順，圍定番，眾號二十萬，貴州大震。國澍倡勇敢、救定番，民壯從者數百人。力戰城下竟日，賊斷其歸路，死亡略盡。國澍匹馬突圍還青岩，登陴堅守，賊亦卻退。會賊以廣順之眾益定番之圍，道出青岩，脅降，不可。圍三日，引去。

七月，定番陷，並力攻青岩，國澍隨機應禦，賊攻六月，終不能下。伺賊稍懈，乞援提督田興恕，興恕遣侄麒麟來，大為民擾，國澍斬麒麟以徇。興恕親赴之，前鋒失利，責戰益急。國澍策賊食將盡，請斂軍堅壘障省城，檄清鎮、安平、大定清野以待。貸土匪

陳文禮等死，密遣入賊縱火，內外夾擊，毀賊營二，賊每夜自驚。國澍以計間其悍酋，使相屠，遂大閧，因與興恕合兵乘之，賊崩潰。追奔至安平，復大破之，定、廣諸城皆复。先是國澍　　剿平定、廣土匪葛老岩、楊龍喜及平伐、擺金、平越、甕安諸賊，收復修文等城，累擢至候選同知、直隸州知州，賞花翎。至是興恕上其功，言：「國澍毀家、築城、練團、當巨寇，受攻半載，卒創賊，全省會，非優獎不足以勸士民。」命以道員即選，並總辦貴州團練事務。

十一年九月，安順仲苗匪警，國澍率黔勇七百，會總兵羅孝連剿之。十月，至安順，仲苗蔓延鎮、永二州，負險累年。其老巢曰養馬塞、烏束隴、蜜蜂屯、猛董山，孝連直搗烏束隴，國澍調團練分塞要隘，斷賊援。養馬塞賊懼，縛酋獻地降，國澍乘勝攻蜜蜂屯。十一月，破水西莊阿打洞屯，賊詐乞撫，國澍佯納之，使兵冒賊衣裝，夜入蜜蜂屯，遂克其巢。群賊蟻居猛董，復會諸軍圍而殲之。

同治元年正月，石頭寨等隘以次蕩平，安順肅清，加按察使銜。會楊岩保兵潰，上大坪苗夷槓匪踵敗兵渡清水江，國澍聞警馳赴郎岱，擊苗匪破之。連戰皆捷，進剿水城。賊散踞洞塞，地皆險奧，國澍分兵雕剿，自夏經冬，破洞塞百餘。

賊走渡江，遂沿江設守，乃還省，請增兵協餉，以備深入苗疆。而御史華祝三、湖南巡撫毛鴻賓劾田興恕苛斂，並及國澍殘刻狀。貴撫韓超為覆奏，辨甚晰，事乃寢。會開州知州戴鹿芝　　殺天主教士，法使愬於朝，复連國澍。蓋興恕嘗欲逐教民，而國澍左右遂背國澍有毀教堂、殺教民事。兩廣總督勞崇光與法使議，令國澍償金厚葬，事已平矣；開州案起，並發前事，法使愬不已，朝廷命將軍崇實等視其獄。二年三月，褫國澍職，遂撤團練局，苗事益急。

四月，大吏檄國澍督練勇渡泡江河。時沿江諸軍飢潰，賊再內犯，竄光沙，勢張甚。國澍兼程進，次百宜，賊眾兵寡，遂被圍。食盡援絕，力戰，死傷過半。親軍數十人，擁國澍潰圍出走，至徐家堰，賊大至，奮鬥死之。巡撫張亮基以聞，贈太常寺卿，賞騎都尉世職。子四，次以炯，光緒十二年進士第一，翰林院修撰。

宋華嵩，四川工卩州人。咸豐九年，滇匪竄四川，華嵩自備軍糈，以武監生倡辦團練，保衛鄉里。十年，川匪藍大順圍州城，華嵩率團勇大破於五道碑，圍解。嗣防堵夾門關、青草坡、大進埠等處，凡自賊營逃出難民，資遣無算。藍逆撲蒲江，華嵩督團迎擊，屢勝之，賊竄去。十一年，藍逆由新津回竄，華嵩御之文華山南河岸，賊不得還，折入眉

州。既而藍逆別股复竄蒲江，踞青水溪，華嵩率團進剿，多斬獲。卒因眾寡不敵，歿於陣。

華嵩團練數年，捐銀米數甚鉅，輕財好義，能得人心，故所部練勇如王德明、王富舉、王富義、楊鎮川等，咸效死不顧。同治元年，總督駱秉章上華嵩死狀，卹如例，於本籍建專祠。

伯錫爾，哈密回王也，其受封始祖曰額貝都拉，畏兀兒種人。康熙中，獻玉門、瓜州地，立為一等扎薩克。再傳曰額敏，晉封貝子。傳玉素卜，晉封貝勒，加郡王銜。三傳至伯錫爾　　，於道光十二年進封郡王。同治三年，以助開渠功，加親王銜，署理哈密幫辦大臣。會南、北路各城叛回煽變，八月二十九日，哈密漢裝回匪馬兆強、馬環等焚掠附城村莊，伯錫爾及辦事大臣文祺率回丁出戰，斬兆強、環，餘黨潰，敘功賞用黃韁。

九月初二日，圖古里克回匪馬添才戕稅局吏役及漢民七十餘家，南攻沁城，伯錫爾令章京巴海、守備趙英傑追捕，至北山板房溝，斬添才。四年二月，患隴右道梗，奏稱由肅州東歷蒙古漠南地，至山西歸化城，往還可百日，請由此轉餉。然台站舊在漠北蒙古，力疲不能增設，時哈密協標兵僅五百餘人，安西協援兵二百人，不足分守。纏回及漢民雖眾，未習戰陣，吐魯番叛回頻來誘，人情煽動。五月，回匪黑老哇、纏匪蘇布格等反，辦事大臣札克當阿中彈死，賊毀漢城，入回城，幽伯錫爾。

五年六月，巴里坤總兵何琯令游擊凌祥趨救，攻拔回城，賊遁吐魯番，伯錫爾奏留凌祥為副將。旋以叛黨蔓延，奏由烏里雅蘇台將軍檄召明安郡王蒙兵，合巴里坤、哈密諸兵，共攻吐魯番。又數遣使至肅州，請提督成祿出塞，皆不果。

十一月，蘇布格率南北各城叛回五千人復來侵，凌祥以民勇三千、伯克夏斯勒以纏回五千人出禦，覆沒於柳樹泉，凌祥遁。或謂伯錫爾：「盍行乎？」伯錫爾歎曰：「吾世受天子恩，備藩於此，臨難何可苟免？」收殘卒二千，复戰於頭堡，又大敗，被執。明年正月，罵賊死，詔贈親王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4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